

安娜·卡列尼娜

АННА КАРЕННА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钟锡华 译

安娜·卡列尼娜

①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安娜·卡列宁娜

(上、下集)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钟锡华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粤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0 印张 2 插页 928,000 字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平装印数 1—20,000 册

精装印数 1—15,000 册

ISBN 7—5360—1778-2

I. 1563 上、下集

平装定价:34.00 元

精装定价:43.00 元

第五部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认为，要在只剩下五个礼拜的斋戒期前举行婚礼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此之前还有一半的嫁妆来不及办好；但是她也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即到斋戒期后已经太迟了，因为谢尔巴茨基公爵的一位至亲的老婢母病得很重，可能很快就会死去，这样一来居丧就会使婚礼拖延。因此在决定把嫁妆分成两部，即大嫁妆和小嫁妆后，公爵夫人终于同意了在斋戒期前举行婚礼。她决定现在就把小嫁妆全都准备好，以后再把大嫁妆送去，不过她对列文非常生气的是，他怎么也不能认真地回答她，他同意还是不同意这样做。这个主意倒是更加切合实际，因为年轻夫妇举行婚礼后立即要到乡下去，在那里也就不需要大嫁妆了。

列文仍然一直处于那种如痴如狂的状态中，在那种情况下他似乎觉得，他和他的幸福就是世间万物存在的主要和唯一的目的，他现在对任何事情都用不着去考虑和关心，一切都会有别人代劳。他甚至没有对未来的生活作出任何计划和打算；他把这一切全都给别人去解决，相信一切会办得非常圆满的。他哥哥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迪伊奇和公爵夫人指导他去做他该做的事。他只是完全同意别人向他提供的所有建议而已。哥哥替他筹到了款，公爵夫人劝他结婚以后离开莫

斯科。斯捷潘·阿尔卡迪伊奇建议他到国外去。他对这一切都表示同意。“你们想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要你们感到高兴就行。我是幸福的，不管你们做什么，我的幸福也不会增加一分或减少一分的，”他心里想道。当他把斯捷潘·阿尔卡迪伊奇要他们到国外去的建议告诉吉蒂时，使他感到吃惊的是，她并不同意这样做，而对他们未来的生活安排已是成竹在胸。她知道列文在农村有自己喜爱的事业。就像他所看到的那样，她不仅不理解这个事业，而且也不想去理解它。但是这点并不妨碍她把这一事业看得非常重要。因此她知道他们的家将会建在农村，这样她想要去的也就不是她不会在那里生活的国外，而是他们要成家的地方了。这个明确表达出来的想法使列文大吃一惊。不过由于对他来说一切都无所谓，于是他立即请斯捷潘·阿尔卡迪伊奇到农村去，仿佛这是他的义务似的，要他在那里根据自己丰富的鉴赏能力来布置他所熟悉的一切。

“不过你听我说，”斯捷潘·阿尔卡迪伊奇在农村为迎接新婚夫妇的到来而布置好一切回来后，有一天对列文说道，“你有没有做过忏悔的证明书呢？”

“没有。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这个就不能举行婚礼呀。”

“哎—呀—呀！”列文喊了起来。“我好像已经有大约九年没有斋戒啦。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呢。”

“你真行！”斯捷潘·阿尔卡迪伊奇笑道，“你还叫我虚无主义者呢！可是这样是不行的。你应该斋戒呀。”

“什么时候呢？只有四天啦。”

斯捷潘·阿尔卡迪伊奇连这点也安排好了。于是列文就开始斋戒了。对列文来说，就像对一个不信教而又尊重别人的信仰的人那样，要去出席和参加一切宗教仪式是很难受的。现在

当列文处于对一切都容易受到感动而特别心软的时刻，这种必不可少的装模作样对他来说不仅是痛苦的，而且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正是他春风得意、心花怒放的时刻，却不得不去说假话或者亵渎上帝。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或那种事。可是不管他向斯捷潘·阿尔卡迪伊奇追问过多少次，能否不斋戒就领到证明书，斯捷潘·阿尔卡迪伊奇还是说这办不到。

“这会花费你多少时间呢——只不过是两天吧？况且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聪明的小老头。他会在你不知不觉中就把你的这颗牙齿拔下来的。”

在第一次做日祷时，列文曾试图重温一下十六到十七岁时体验过的那种少年时代强烈的宗教感情。然而他立刻就确信这对他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他曾试图把这一切看作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就像拜会一类的无聊习俗；然而他却感到连一点也做不到。列文对宗教方面的态度，就像他的大多数同时代的人那样，是非常不明确的。要他信教是不可能的，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不坚信这一切都是不对的。因此尽管在不相信自己所做的有什么意义的同时，也不把这一切看成是空洞的形式而淡然置之，但是在整个斋戒过程中，当他做着那些自己也不理解的，因而就像内心的声音对他所说的那样，是虚伪的和不好的事情时，他体验到一种难堪和羞耻的感觉。

在作祈祷时，他时而听听祈祷文，极力想给它附上某些不会和自己的观点有分歧的意义，时而又觉得实在无法理解而应当去指责它，极力不去听它，而专心地去进行思考，去观察和去回忆无聊地站在教堂时栩栩如生地浮现在自己脑海里的往事。

他做完了日祷、彻夜祈祷和晚上的布道后，第二天起得比平时都早，也没有喝茶，就在清晨八点钟到教堂去听早上的布

道和作忏悔。

教堂里除了一个行乞的士兵、两个老太婆和一些神职人员外，再也没有别的人了。

在薄薄的内长衣里显示出长长的背部两侧的年轻助祭接待了他后，就立即走到靠墙的小桌子旁边，开始读起祈祷文来。随着他往后面读下去，特别是当他连续不断而迅速地重复着被他读成“上帝似乎”的“上帝赐福”时，列文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关闭起来并打上了封条，此时此刻不应当去触动或搅扰它，否则就会乱成一团，因此他站在助祭后面既不去听他的，也不去领会，而只是继续考虑着自己的事。“她的手有多么丰富的表现力呀，”他思忖道，一边回想起昨天他们坐在靠角落的桌子旁边的情况。就像在那个时候常有的情形那样，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于是她把一只手放在桌上，不停地张开又合拢起来，一边望着手的动作，一边笑了起来。他回想起自己如何吻了一下这只手，然后又如何去研究玫瑰色的手掌上会合在一起的纹路的。“又是上帝似乎啦，”列文心里想了一下，一边画十字，鞠躬并望着正在鞠躬的助祭的背部那弯曲的动作。“后来她拉住我的手，边研究纹路边说道：‘你的手非常好，’她说道。”于是他望了一下自己的手和助祭那只短短的手。“是的，现在很快就要结束啦，”他思忖道。“不，看来又要从头开始呢，”列文想了一下，仔细听着祈祷文。“不，结束啦；他已经在叩头呢。通常这是在结束前才这样做的。”

助祭用波里斯绒翻边里面的一只手悄悄地收下了三卢布的钞票后，就说要去登记下来，接着在寂静的教堂石板地面上响起了新靴子轻快的声音，于是他来到了祭坛。过了一分钟，他从那里朝外面望了一下，招呼列文过去。一直封闭到此刻的思想在列文的脑子里开始活动起来了；但是他急忙把它赶走。“无

论如何得善始善终呀，”他思忖道，向布道台走去。他登上台阶，再向右拐，就看到了司祭。小老头司祭留着稀疏的灰白胡子，有一双疲乏的善良的眼睛，他站在读经台旁边，正在翻着圣礼书。他微微向列文点了一下头，立刻开始用惯常的语调读起祈祷文来。他读完以后，叩了一下头，转过脸来向着列文。

“基督正隐形降临在这里，接受您的忏悔，”他说道，一边指着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您相信神圣的使徒教会教导我们的一切吗？”司祭继续说道，他把眼睛从列文脸上转过去，在长巾下面合拢起双手。

“我怀疑过，现在也还怀疑一切，”列文用自己听起来也感到不愉快的声音说道，随即就沉默了起来。

司祭等待了几秒钟，看他是否还会说些什么，然后闭上眼睛，用节奏很快、“O”音很重的弗拉基米尔方言说道：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不过我们应当祈祷，好让仁慈的上帝坚定我们的信心。您有什么特别的罪过吗？”他没有丝毫间断地补充说了一句，仿佛尽量不要浪费时间似的。

“我的主要罪过就是怀疑。我对一切都怀疑，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怀疑。”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司祭重复了一下说过的话。“您主要怀疑什么呢？”

“我对一切都怀疑。我有时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列文不由自主地说道，立即对自己说过的有失体面的话心惊胆战起来。不过列文的话看来并没有对司祭发生什么影响。

“对上帝的存在有些什么样的怀疑呢？”他流露出一种难于察觉的微笑连忙问道。

列文不吭一声。

“您要是看一下造物主的创造物的话，还会对他有什么怀疑

吗？”司祭继续用节奏很快的习惯了的方言说道。“是谁用星辰来装饰天空的呢？是谁把大地打扮得如此漂亮的呢？怎么能没有造物主呢？”他疑问似地望了列文一下后，这样说道。

列文觉得和司祭进行科学上的争论是不礼貌的，因此他只是直接针对着问题作了回答。

“我不知道，”他说道。

“您不知道吗？那么您怎么会怀疑上帝创造了一切的呢？”司祭流露出开心的困惑不解的神情说道。

“我什么也不明白呀，”列文红着脸说道，同时觉得自己的话是愚蠢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话也不可能不是愚蠢的。

“向上帝祈祷吧，恳求他吧。就连神父们也有过怀疑，恳求过上帝坚定自己的信心呢。魔鬼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向它屈服。向上帝祈祷吧，恳求他吧。向上帝祈祷吧，”他急急忙忙重复道。

司祭沉默了一会儿，仿佛是在沉思。

“我听说您打算和我的教民和教会的孩子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啦？”他微笑着补充说道。“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少女呀！”

“是的，”列文替司祭感到脸红地回答道。“为什么他要在忏悔时间起这件事呢？”他思忖道。

接着仿佛是在回答他的想法似地，司祭对他说道：

“您打算要结婚，上帝可能会赐给您后代的，不是这样吗？如果您不能在自己心中战胜魔鬼要您不信教的诱惑的话，那么您能给您的孩子们什么和什么样的教育呢？”他用温和的责备的口吻说道。“如果您喜欢自己的孩子的话，您就会像一个善良的父亲那样，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只是享受荣华富贵；您还会希望用真理之光使他得到拯救，使他得到宗教的教育。不是这样吗？

当天真无邪的孩子问您：“爸爸！是谁创造了在这个世界上吸引着我的一切：大地、河流、太阳、鲜花和绿草的？”时，您怎么去回答他呢？难道您能对他说：“我不知道”吗？您不会不知道上帝以其伟大的仁慈向您启示了这一切的。或者您的孩子问到您：“我死了以后等待着我的的是什么呢？”时，如果您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您能对他说什么呢？您会对他怎么回答呢？让他去接受尘世和魔鬼的诱惑吗？那就不好啦！”他说完后就住了口，把头转过一边，用善良、温和的眼睛望着列文。

此时此刻列文什么也没有回答——不是因为他不想和司祭去争论，而是因为还没有谁真的向他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他的孩子们将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还有的是时间可以去考虑该如何回答的。

“您正在进入人生的这样一个时期，”司祭继续说道，“即必须去选择一条道路并坚持走下去。向上帝祈祷吧，请求他发慈悲帮助您和宽恕您吧，”他最后说道。“愿我们的天主和上帝耶稣基督以其上天的赐惠和慷慨的仁慈，宽恕这个孩子吧……”于是司祭做完得到宽恕的祈祷后，就祝福他，让他走了。

这天列文回到家后，由于使人难堪的处境结束了，而且不用说慌就结束了而感到高兴。除此之外，在他心里还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即那个善良而可爱的小老头所说的话，完全不像他最初以为的那样愚蠢，其中有些话还是应该去弄清楚。

“当然，不是现在，”列文心里想道，“而是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候。”列文现在比过去更加意识到，在自己的心灵中有一些不明确和不纯洁的东西，而且他对宗教的态度，就和他曾经非常清楚地在他别人身上看到过而且不喜欢的那种态度完全一样，而他还因为那种态度而指责过自己的朋友斯维雅斯基呢。

当晚列文和未婚妻一起在多丽家里度过时，感到特别开心，

当他把自己的兴奋心情告诉斯捷潘·阿尔卡迪伊奇时，他说自己非常快活，就像一条由别人训练跳圈的狗那样，当它终于学会而且完成了对它的要求后，就会尖声叫了起来，由于兴奋而摇着尾巴地跳到桌子和窗台上去。

举行婚礼的那天，按照风俗（公爵夫人和达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坚持要严格遵守所有的风俗），列文不能见到自己的未婚妻，就在旅店里和偶然到他那里聚会的三个单身汉一起吃午饭，他们是：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卡达瓦索夫，他大学时的同学，现在是自然科学的教授，是列文在街上遇到他时，硬把他拉来的，还有契里科夫，他是男傣相，莫斯科的治安法官，列文猎熊的伙伴。午饭吃得非常愉快。谢尔盖·伊凡诺维奇的心情格外好，对卡达瓦索夫独具特色的言谈感到很开心。而卡达瓦索夫觉得自己独特的言谈受到重视和得到理解，也就洋洋自得地尽情发挥起来了。契里科夫则愉快而宽厚地对各种谈话都表示支持。

“你们瞧，”卡达瓦索夫按照讲坛上养成的习惯拉长声音地说道，“我们的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曾经是个多么能干小伙子呀。我说的都是过去的人物，因为他已经没有昔日的风貌啦。想当初，在离开大学时，他还是很喜欢科学的，而且还关心人类的共同利益呢；可是现在，他的一半才能已用来欺骗自己，而另一半则用来为这种欺骗行为作辩护啦。”

“我还没有看到过比您更加坚决反对结婚的人呢，”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说道。

“不，我不是反对结婚。我是赞成劳动分工的。那些什么也不会做的人应该去生男育女，其余的人则应该使他们受到教育和得到幸福。我就是这样理解的。有许多人喜欢混淆这两种职业，不过我却不是属于这类人的。”

“如果我以后得知您恋爱上了的话，我会非常高兴的！”列文说道。“到时可要请我参加婚礼呀。”

“我已经爱上啦。”

“是的，已经爱上乌贼啦。你知道吗，”列文对哥哥说道，“米海伊尔·谢苗诺维奇正在写有关营养方面的论文呢……”

“喂，您可不要胡说呀！不过反正写什么方面的文章都是一样的。问题在于我的确是爱上了乌贼啦。”

“可是它不会妨碍您去爱妻子的呀。”

“它倒是不会妨碍，可妻子却是会妨碍的。”

“何以见得呢？”

“您就会知道的。您现在喜欢农业、打猎，——不过您等着瞧吧！”

“阿尔希普今天来过啦，他说在普鲁德诺有许多驼鹿，还有两头熊呢，”契里科夫说道。

“啊，不用我参加，你们也可以把它们抓到的。”

“这倒是真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说道。“往后你得要放弃猎熊啦，——妻子不会让你去的！”

列文微笑了一下。他想象到妻子会不让他去时，感到非常愉快，甚至准备永远放弃再见到熊的乐趣。

“可是没有您来参加就去抓那两头熊，还是很可惜的。还记得最后一次在哈皮洛沃的情形吗？那真是一次妙不可言的狩猎呀，”契里科夫说道。

列文不想使他对那种没有妻子仍然到处可以找到乐趣的观

点感到失望，就什么也没有再说了。

“向独身生活告别的这种风俗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说道。“不管你是多么幸福，总还是舍不得自由自在的日子呀。”

“可是您得承认，还是会像果戈理小说中的新郎那样，有一种总想从窗口跳出去的心情吧？”

“确实是有的，只是他不敢承认罢啦！”卡达瓦索夫说道，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那有什么呢，窗子还开着……我们现在就去特维尔吧！只有一头母熊，可以直捣熊窝。真的，我们坐五点钟的火车去吧！这里的事随他们去办好啦，”契里科夫微笑道。

“嗯，说真的，”列文微笑道，“我在自己心里却没有发现对自己的自由生活那种惋惜之情呀！”

“您现在心里已经乱作一团啦，什么也发现不了的，”卡达瓦索夫说道。“过了一阵子，等您稍微清醒过来后，就会发现啦。”

“不，除了自己的感情（他不想当他的面说出“爱情”这个字眼）……和幸福外，我即使还会有点儿对失去的自由生活感到惋惜……但是相反，我却会因失去这种自由生活而高兴的。”

“真糟糕！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呀！”卡达瓦索夫说道。“来吧，让我们为他能把病治好而干杯，或者只希望他的梦想有百分之一能够实现吧。而这已经将是地球上没有过的幸福啦！”

午饭以后，客人们很快就走了，好来得及换上衣服去参加婚礼。

当列文一个人留下来并回想起这些单身汉的谈话时，他再次反问自己：在自己心里究竟有没有他们所说的那种惋惜自己的自由生活的感觉呢？他对这个问题微笑了一下。“自由的生活吗？为什么要自由的生活呢？幸福只在于能够去爱、以她的愿

望为愿望、以她的想法去考虑，也就是说不可能有任何自由，——这才是幸福呀！”

“可是我知道她的想法、她的愿望、她的感情吗？”突然有一种声音向他耳际喃喃私语道。他的笑容顿时从他脸上消失了，他开始沉思起来。于是在他心头突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意识到了恐惧和怀疑，对于一切的怀疑。

“如果她不爱我呢？如果她嫁给我只是为了要嫁人呢？如果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呢？”他问自己道。“她可能会清醒过来，而且只是在出嫁以后才会明白她不爱我和不可能爱我的。”于是关于她的种种莫名其妙的、非常糟糕的想法开始出现在他的心头。他就像一年前那样嫉妒起她对弗朗斯基的态度来了，仿佛他见到她和弗朗斯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就是在昨天似的。他怀疑她没有把全部真相都告诉他。

他迅速站了起来。“不，这样是不行的！”他绝望地自言自语道。“我这就去找她，去问她，最后一次地告诉她：我们都是自由的，是否到此为止会更好一些呢？不管怎样都会比终身的不幸、耻辱和不忠实要好！”他怀着绝望和对所有的人、对自己、对她的憎恨心情从旅店里走了出来，乘车到她那里去了。

他在后面的房间里遇到了她。她坐在一个箱子上，正向女仆吩咐着什么，一边清理分别放在椅子靠背上和地板上那几堆各种颜色的衣服。

“哎呀！”她一看到他后，就高兴得容光焕发地喊了起来。“你怎么，您怎么（直到最后一天她还是时而称他为“你”、时而又称他为“您”）啦？我真的没有预料到呢！我正在清理我少女时代的衣服，看哪一件给谁穿合适……”

“哦！这很好嘛！”他说道，闷闷不乐地望着女仆。

“你去吧，杜尼亚莎，到时我再叫你，”吉蒂说道。“你有什

么事吗？”女仆一出去后，她就问道，毫不犹豫地称他为“你”了。她察觉到他那异样的、激动而闷闷不乐的脸色后，顿时感到恐慌起来。

“吉蒂！我很痛苦。我无法孤零零一个人地在那里痛苦呀，”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绝望的语气说道，一边在她面前站住了，恳求似地望着她的眼睛。他从她那脉脉含情的诚实的脸上已经看出，他本来打算要说的话不可能会有任何结果的，但他还是希望她能亲自解除他的顾虑。“我來是想告诉你，现在还是来得及的。这一切是可以取消和挽救的。”

“什么呀？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是怎么啦？”

“那就是我说过一千次而且我不能不考虑的……那就是我配不上你。你不会同意嫁给我的。你考虑一下吧。你是错啦。你好好考虑一下吧。你不可能爱我的……如果……最好说出来吧，”他说道，也不去望她。“我会不幸的。让大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总比不幸要好些……趁现在还来得及，不管怎样都要好一些……”

“我不明白呀，”她心惊胆战地回答道，“就是说你想要拒绝……不想要吗？”

“是的，如果你不爱我的话。”

“你发疯啦！”她气愤得满脸通红，喊了起来。

然而他脸上的表情是如此可怜，使得她不能不抑止住自己的气愤，接着从沙发椅上扔掉了衣服，靠近他坐了下来。

“你有什么想法？全都说出来吧。”

“我想你是不可能爱我的。你为什么会爱我呢？”

“我的上帝呀！我该怎么办呢？……”她说道，开始哭了起来。

“哎哟，我都做了些什么呀！”他大声喊道，随即跪在她的